

譚天編

現代書報批判集

書報合作社出版

如
譚
是

公開的幾句話

天

什麼學術界上的威權，什麼出版界上的勢力，直不過是少數學閥的囂張和資本主義的專橫罷了。

二十年來出版的書報，在量的方面，總算不少，但在質的方面，究竟有幾本值得我們精研和深討？

貧陋的中國著述家，投機的中國出版界，他們自足不慚的猶在號召，他們大搖大吹的猶在欺騙，可憐一般誠篤的追求者（讀者），還在迷信着他們呢！

我們放開眼睛看看歐美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出版界發展的情形，我們真要愧死！雖是有人說近幾年來也算有長足的進步，可是統計起來與人

家一比，僅以數字相差上說，無形中也夠使我們兩頰發赤了——至於質的相差還不算。

近來關於批判書報的文字，也看見許多，像圖呀書呀評論的刊物，也有好幾種。據說都有堅強不拔的立場和相當的背影。雖不盡然，但仔細攷察一下，法螺吹得是響極了，我們實在不能不疑惑他們至少是想在學術界和出版界另有企圖。

小小書報論衡週刊，是這麼「誠惶誠恐」的出版了。我們自省：我們沒有機關做我們的靠山；我們沒有股款做我們的後盾；我們不願藉着什麼招牌來撐腰；我們不願懇求名流學者來捧場，我們更不願通函各書店說我們有怎樣的權力，來要他們登廣告藉以撈得幾文去吃大菜，去跳舞；我們尤其不願大大的宣傳，刷招貼或登報紙，想從窮苦的讀者身上括些血汗汁（金錢），還來說什麼「不顧本」爲代售者利益起見「不得不增價」……一類的

昧心話。我們只願將我們的心力，將我們的見解，將我們對於現代出版的書報意見，憑着客觀的地位，藉這個小小的園地，赤顚顚地貢獻於讀者之前。

我們也自知：處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這種不避一切的來幹，難免不招怨尤，不受打擊，不遭破壞，赤手空拳的我們，恐怕敵不過機關槍的掃射和手榴彈的轟炸；但我們不管，我們只要這樣的肉搏來換取大眾的勝利——真理的勝利——顯顯真精神。

「魑魅魍魎」現形於現社會之下太多了，就是真有靈驗的張天師復生，也不一定可以捉盡。可是我們的目的，却不僅此。我們至少檢討現在所謂有名的學者和有牌面的出版界，使讀者認識它們所出書報是怎樣的一種身價。

我們想在一年之內，提出現代出版那比較有名有銷量有影響的書報百

種，加以系統地批判。各科各門都有，只要本刊沒有半途夭折的話，大概是·可以·做到·的。

關於介紹一欄，在目前，我們先想選歐美第一流的作家並在學術上佔有聲譽的書籍，逐一介紹與批判。不過我們見聞不儘周密，很熱烈的誠懇的希望外界·多·多·的·寄·稿·來·。

我們顧慮到，這種文字不免乾枯，有些沒有整個見解而常常發見某書片斷錯誤地方，不管一章一節一句一字，放過有些可惜，積起來到不無有益，希望留心的讀者，隨時寄下，一俟有相當的稿件和機會時，當另闢一欄。

學術是天下的公器，這是人人所承認的。關於錯誤確定的地方，固然是不容分辯，但理論上在疑似之間的，儘可有討論的必要，我們固然不敢拿出那樣紳士的口吻說『說好便好』，也並不敢夢想說『人人因此可讀好

書」。因爲這是強姦式的夢囈語，我們有些含羞，說不出這些話，但我們可坦白地說：『來函討論，一律照登』。

親愛的讀者們！在學閱威權壓制把持不能伸張理智的作者們！請拿出你們各個的勇氣，再不要做拿提線戲下的木偶，盤旋於他們指掌之中，一任他們擺弄朦蔽了！請拿出你們的身手，爲學術奮鬥罷！

我們但願學者們及出版界多積些陰德，多留着閑工，多節省些有用的紙墨，多多指導一般枯渴的求知青年，使他們多得些實惠，使本刊失其效用不能着一字，以及一切評論的刊物，減少效用，那末，我們將呼：

真理萬歲！

學者們萬歲！

出版界萬歲！

這是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編第一期書報論衡公開向社會的一篇宣言。現在書報論衡不幸先後僅出了二十三期竟夭折了！因為不敢忘了我們的努力，而也想留個紀念，所以把牠搜集起來，這「公開的幾句話」，就錄在前面，算是這書序的引子。

書報論衡編輯的動機，在一二八之前，許多朋友就促成我辦。在那時我們是看到出版物雖是一天一天的多起來，而內容却實在有許多不敢去領教。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一直到一二八的前夜，總應該有整個檢討的必要罷？那時我們是如此想，書報論衡附在中國日報內的時候，我們是如此想，就是書報論衡停刊以後，直到現在，我們也如是想。

一二八之後，雖是毀滅了我們的計劃——尤其是已經徵集的幾篇稿子（如禪的「十種中國文學史的比較」，「淮南鴻烈集解的分析」，「古史辨的估價」，「中國文學進化退化」與漢的大派人生哲學與道德哲學的我見」一得的「關於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種種」以及曼的「如此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都喪失在炮火之中，可是個人的企圖，並未因此少減，所以在避難安慶，省親舒城幾個月之後，就來到上海，倉卒草就一本「胡適與郭沫若」。

南京中國日報副刊的編輯先生，是我朋友的朋友，在他剛準備進報館的時候，就和我磋商許多計劃，並要求我幫忙主持，這書報論衡因此就在中國日報副刊中出現，這不能不算我們的幸

事！

可是上學期擔任了中公訓育事情，編講義，寫文章，說話做事，做事說話，連帶還籌備書報合作社，不免顧此失彼，於是于忙無辦法的時候，兩下同意，就停刊了，這是我個人的半生憾事！

這一集，雖全是書報論衡中的文字，但有「好個民族文選」及「全國出版物彙編的不全與不彙」兩篇，因為面前沒了第十四期，未能登載，其餘還有幾篇「如是譚」，沒有餘頁未載，而「文壇外史」及「書林逸話」，嫌其瑣碎，只好割愛了。

我對於書報論衡回念是如此，至于書報論衡精神怎樣，是要聽讀者公平的批判。目前個人精力雖不能再從事於此，但個人志願，却想在有機會時，再為出版界作一回勤務。目前還可為讀者効點小勞的，就是準備在這民國二十二年的所有書報內，關於批評書報文字，酌量採取其比較客觀的，搜集起來，出十集書，也算我個人的代言罷！

這種工作，也許有人說是不儘需要罷？但欲明現代書報之價值，欲明現代出版界之現象，尤其欲明瞭一般作者編者的意識，我們公平嚴正的批評，是最好的裁判。書報論衡中的文字，所抱的信念，固是「沒有證據不說話」，即二集以至十集所選的，也決不濫抄雜錄，那末這點貢獻，也未嘗不值得罷！

一九二二，九，五，譚天序于上海金神父路二九二號三樓。

現代書報批判集第一輯目次

「公開幾句話」後再說幾句……………譚天

辭源無源……………譚天

矮子中間長子羊頭上的狗肉

「白開水談座」上的兩部國學概論……………陶姜

誰配談國學

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佳練

中外統一

中國史的新頁……………譚天

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彥龍

——評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

中國文化史武化了……………北名

中國文化？武化！商化！

郭沫若論與郭沫若評傳……………洪鈞

賣面子

我的生平與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及是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茹辛
道教概論與道教源流……………汪漾

關於日譯

評「近代法蘭西文學大綱」……………徐仲年

誣詔與盜竊

補胡適與郭沫若的關於胡適幾個謬誤……………亦天

關於「字辨」的一篇自序……………凡鳥

人之患

商務印書館的增價與減價……………譚天

——國難前後目錄價值的比較——

爲文化奮鬥？爲金錢奮鬥！

圖書評論的評論……………譚禪生

買了「一部文學家辭典」以後

關於「申報年鑑」裏「出版」與「學術」的幾句話……………王道

評「中國出版月刊」「全國雜誌刊物總調查」的分類……………靜禪

評女子月刊……………懷儂

謨爾的烏託邦……………汪洪法

介紹高本漢的中國語言學……………世祿

再來談談文學家辭典

辭源無源

譚天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搜集之富，銷售之廣，可說在國內出版的辭書中，無與倫匹。

但是搜集越富，取材越粗；銷售越廣，流毒更甚！此種意義在「商務」本身上說，當然無必欲顧全之必要，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在營業，誰又管你們受害不受害呢。

可是一般讀者，知道的，已是啞子吃黃連，不知道的，一生在這錯誤中兜轉，還是莫名其妙！

辭書的最大功用，自然是在追尋某辭來源，加以確當註釋，「商務」「辭源」的命名，當然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經過八年的時間，數十人的精力，發行十七八年的歷史，再版至十餘次，有「源」者雖然也有，而沒有尋出「源」的却很多。

我們現在以「三」字一字為例罷：

三長

無出處

子頁二五

三災

同上

同

三孤	同上	同
三界	同上	子頁二六
三恪	同上	同
三毒	同上	子頁二七
三昧	同上	同
三飯	同上	同
三軍	同上	同
三害	同上	同
三高(二)	同上	子頁二八
三陣	同上	同
三乘	同上	子頁二九
三清(一)	同上	同
三欲	同上	同
三密	同上	同

三停	同上	子頁三一
三業	同上	同
三棱	同上	同
三監(一)	同上	子頁三二
三學	同上	子頁三三
三韓	同上	同
三藏	同上	子頁三四
三黨(二)	同上	同
三大營	同上	子頁三五
三不幸	同上	同
三互法	同上	同
三世佛	同上	同
三字獄	同上	子頁三六
三合會	同上	同

三堂	同上	同
三茅君	同上	子頁三七
三惡趣	同上	子頁三九
三論宗	同上	同
三十二相	同上	同
三十三天	同上	同
三十六郡	同上	子頁四〇
三千世界	同上	同
三分損益	同上	子頁四一
三旨宰相	同上	同
三陳九卦	同上	子頁四三
三影郎中	同上	同
三十六字母	同上	子頁四四
三藐三菩提	同上	子頁四五

皆尋不着出處，究竟他們說些是什麼，我們能夠信從嗎？

最可笑的；

三三五（子頁四〇）

說是「散亂貌」；

「三婆兩嫂」（子頁四二）

說如俗「三妻四妾」，這種解釋，這種比喻，真可說是荒唐已極！

但「不亭」（子頁五七）明明是說「不朝貢」，他偏說是「不安分」；「中黃」（子頁七三）明明是（一）爲武士名，（二）爲百官名，他偏說是（一）爲人名，（二）爲府庫名，你也沒有辦法！

「三旨宰相」宋史作「三旨相公」，他們不知究據何本？

我們只看見過有「李義山雜纂」，「三頭兩面」（子頁四四）下他引的「李義山雜俎」，到不知是一是二？

但這不希奇，

下里巴人（子頁五五）

我僅在「文選」中「宋玉對楚王問」看見過，他能夠在「楚辭」上找得出；

欲買小鬟試教之（寅頁一〇五）

我只看見「梅堯臣詩」中有這一句，他能夠在「白居易集」中找出！

我們常常感覺不安，因為我們這小小刊物，（指書報論衡）每期差不多都有錯誤——我們並不完全推在排字工友身上，我們應該自責的（一）是寫文的時候，字不大規矩；（二）是小樣自己不能校閱，所以這是沒有辦法——但也竭力想使這錯誤減少。

偌大的商務印書館，容納許多人才，僱了許多員工，已經改正多少次的辭源，標點上弄錯，若要還歸咎於排字工友，我至少要帶他們喊幾百個冤枉！

「三呼萬歲」（子頁四一）下引「漢武帝紀」原文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以「在廟旁」為讀，如果要問良心說是排字工友排錯，這位工友到也有些知識，可是他的本義是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儒門」（子頁二三七）下引「論衡」